

# 边关泪 (小说)

■ 杨涛 骆锋涛

太阳的雅鲁藏布，月亮的日喀则，思念的唐古拉山吼，爱情的狮泉河……无意间刷到这条火爆全网的抖音时，营长潘凯盯着手机屏幕足足愣了几十秒，几句歌词，又将他的思绪拉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藏北高原。

那年，部队奉命紧急前推高原驻训，经过四天三夜的远程投送才到达集结地点。按照上级要求，部队在一处三面环山的荒原疏散待命，指挥员前出现地勘察。

任务似乎越来越急了。连续几天的奔波，潘凯也顾不上休息，集合各连士官简单安排了下车工作，随手将几包自热食品塞进猛士车后备箱，带着营里的首席参谋王浩出发了。

“这次现地勘察，晚饭前必须赶到这个哨所对接。”颠簸的猛士车上，潘凯拿着防区地图，目光紧紧锁定在地图上的一个小点上。

哨所离边境线很近，虽然已经是五月中旬，但去往哨所的路上依然有大量积雪。

驾驶员老高瞪着一双大眼，灵活避开路上散落的碎石，谨慎的在每个回头弯快速打着方向，车窗外的万丈深渊，着实让这个有着13年驾龄的老司机惊出了一身冷汗。之字型的沿山路上，猛士车像一只年迈的老黄牛，喘着粗气贴着突兀的山崖爬行车。

“77.78.79……”刚开始，潘凯还想着数清楚路上到底有多少个回头弯，随着海拔爬升至5300多米，慢慢袭来的高原反应让潘凯有些头晕恶心，数着数

着就数乱了。

潘凯将头半耷拉在靠背上，一只手撑着额头揉着太阳穴，一只手从上衣口袋摸出上山时带的丹参滴丸，估摸着倒出十几粒含在了嘴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透过颠簸的车窗，远处的雪峰笼罩在一片光晕之下，雪山深处隐约可见的一个小黑点，就是那个无名哨所。

哨所并不大，几个板房一字排开，为增强保温效果，板房外面整齐的蒙上了厚厚的墨绿色毡布。

车刚停稳，早早接到通知的哨长周博带着几个战士就迎了上来，或许是封山之后很久没见过其他人的缘故，周博显得十分热情。

潘凯跳下车，紧紧握着周博的手，眼前这些被风刀雪剑雕刻的高原军人，黝黑的皮肤，酱紫的嘴唇，脱下防寒面罩，每个人都有着一张与实际年龄并不相符的沧桑面容。

交谈中，潘凯了解到，哨长其实是边防连的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轮换驻守在这里。

“我们这最小的战士才刚满18岁。”周博告诉潘凯，哨所的战士年纪都不大，可一来到边防，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瞬间成熟了一大截。话刚说完，接着又补了一句：别看他们年纪小，卫国戍边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潘凯突然想到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里面写着：战士们可爱，不在于承受了多少痛苦，而在于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能够自觉地把青春的砝码放到国家利益一边。

置身在这近乎与世隔绝的边防前哨，高高的哨楼，巨大的监控球机和忠诚的边防战士，当这些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真切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同样是军人，潘凯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内心深处不断升腾着对这些边防军人的敬意。

简单寒暄后，哨长周博带着潘凯开始勘察点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回到哨所时已是夜幕降临。

出于安全考虑，潘凯决定先在哨所住下，第二天再返回。哨所来了客人，晚上快吃饭时，周博特意安排人员加了一个菜。

几个小马扎，大家围坐在一个小饭桌前，太阳能电板发的电能够保证日常照明，温暖的灯光下，三个菜整齐摆在小桌上：土豆片和炒鸡蛋，外加一个洋葱炒肉。

“封山几个月了，哨所一直吃的都是菜窖的菜。”周博满是歉意解释到，哨所冬季平时只吃两个菜，上次直升机送来的给养有一些肉还没舍得吃，今天特意加了一个洋葱炒肉。

或许是因为一路颠簸早已饥肠辘辘，高原做出的米饭多少有些夹生，这参谋王浩依然吃得很香。

潘凯一边吃饭一边和周博聊着边情，正说话间，王浩悄悄拽了拽潘凯的衣角，潘凯回头看去，只见王浩含着一口还未咽下的饭菜，皱着眉头用筷子指了指碗里的几块瘦肉。

潘凯心里明白，王浩可能想肉坏了。他赶紧朝王浩使了个眼色，示意他

不要声张，自己夹起一筷子洋葱炒肉放进了嘴里。

肉的确有些变味了，从人嘴的那一刻起，潘凯就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看着坐在对面的哨长周博和几个战士，此刻正吃得津津有味，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异样，潘凯突然觉得鼻子一酸，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心头。

“来时想过边防苦，却没想到这样苦。”“他们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肉拿出来招待我们，我们又怎么能伤了他们的心？”坐在饭桌前，潘凯心里五味杂陈，思绪跳跃得飞快，他就着那盘有些变味的肉菜，大口大口咽着米饭，他竭力掩饰着洋葱炒肉的难以下咽，生怕被哨所的战士们看出来肉的问题。

晚饭吃的很快，看着饭菜都见了底，潘凯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高原的夜晚，洁白的月光洋洋洒洒铺满了大地，板房里炉火烧得正旺，淡蓝色的火苗在新式高原取暖炉里欢快跳跃着，微弱的呼噜声中，战士们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躺在温暖的板房里，潘凯辗转反侧，缺氧造成的失眠让人格外难受，他索性一咕噜爬起来，裹着厚厚的羊皮大衣，直接走到了哨楼下面。

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潘凯静静地凝视着不远处的国境线，那一刻，他想到了家国与边防的分量，想到了哨所边防战士的脸庞，想到了那一顿终生难忘的加餐……想着想着，这个三十多岁的山东汉子，再也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他呆呆站在原地，泪水无声滴满了脸庞。

## 红街 (外一首)

■ 向诗兵

我来到宝塔山下  
追随光影，去了红街  
抚摸着街头的牌楼  
默默地如是说  
红都生的孩子，是红街  
红街注定会，永红  
红色的血脉一路流淌  
在百年正点时刻  
点亮了烽火岁月  
一代人又一代人  
死，也要去延安的痴梦

会师楼前，红军四面峰涌  
一段历史镌刻，不尽的史话  
雪山，草地，戈壁滩  
故事上映得很精彩  
不只是领袖毛泽东  
八万人幸存的六千个人  
人很瘦，精神很饱满  
燎原之火  
旺得如此火红  
宝塔，凤凰，清凉山  
延河，南川，南泥湾  
大革命又生产  
三五九旅是模范  
我从儿时歌曲课本里  
穿越，时空滞留  
我在这长一点五公里的街区  
血液沸腾不止  
原来枯萎的思想  
正在拔节孕穗，眼前  
在红街，我被再次染红

延安

两个汉字，歇斯底里  
一个是骨子里的黄  
一个是血液里的红  
黄土地不止，长了  
小米和南瓜  
还长了呼啦呼啦的火  
从上个世纪烧红  
全中国，那些快死去  
枯萎的梧桐树直至  
三座大山  
烧得粉碎，化为肥粪  
沃了正在孕育的新生

这火苗啊，旺得  
不可思议不可阻挡  
把黄土地以外的，每一寸  
连同各色土地  
吡啦啦的炙烤  
走完两万五千里后  
这一群有伟大梦想的神一般化身的人  
用热气腾腾的血  
把大江南北洗刷一遍  
红得耀眼，成为底色  
一百年了，没有蒸发  
一百年了，还在升华

## 瀛湖

第1279期

八一特辑



## 我有一个兵哥哥

■ 柯贤会

表哥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卧室的房间里，上学的书包上，同伴的玩耍中和哼唱的歌曲里都有军人的影子，他总爱吟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清楚记得表哥曾给我说：“我特羡慕军人的英姿飒爽、铁的纪律、过硬作风和赤诚之心，这一辈子如果能够穿上军装就好了！”

高中毕业后，表哥果然参军当兵了，成为亲戚中第一个“吃公粮”的人，我们都为他骄傲。到部队不久，表哥就来信了，他说自己到了青海一个汽车连修理排，虽然心里有点不情愿，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令行禁止，不论在哪个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只要精通了汽车维修，开车也就不在话下，一定要把汽车维修学精，成为今后生活的“家什”，让我们不要操心。看完信后，父亲说：“你表哥真是个好娃子，你一定要向他学习。”

表哥确实非常优秀，不但人长得英俊潇洒，而且非常爱好学习，写得一手好字，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到部队不久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部队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小文人”。我打内心深处佩服表哥的能力，表哥经常写信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在表哥的忠言鼓励下，我如愿考上大学，走出大山，走进城市，算是没有辜负表哥的期望。

1984年，表哥从部队转业到铁道部第十七工程局，凭着吃苦耐劳、勤奋学习和过硬的工作作风，表哥很快当上了办公室主任，负责整个系统的综合协调、文件起草、车辆管理等工作。工作常常是连轴转，看到表哥忙碌的样子，表嫂心疼地说：“忙坏了咋办？能不能调换一个清闲一

点的岗位？”表哥说：“我是当过兵的人，又是一个农村娃，要服从组织安排，忙点更好更充实！”听了表哥的话，表嫂不再说啥，只是交代表哥要注意身体，表哥嘴上答应了，但是转身又到单位加班去了。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一年种的庄稼勉强维持温饱，没有余粮余钱供养我们姊妹三人上学。妹妹上到小学二年级就回家和父亲一起种地了，表哥清楚我家的情况，不断给我们寄钱，让我们不能辍学。有一次，表哥回家探亲，来到我上学的张滩高中找到我，领我到街上餐馆吃了一顿饭，又在桥头裁缝店给我定做了一套衣服，还给了我二十元钱。别小看二十元钱，那时可是一位公职人员半个月的工资哟，让吃不饱穿不暖的我感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觉得这个表哥就是世界上最亲最好的亲人。

1994年，父亲积劳成疾去世。当时我大学没毕业，弟弟在上高中，家里还有6口人吃饭，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表哥鼓励我说：“你是家里的长子顶梁柱，要化悲痛为力量，承担更多责任。”并动员亲戚朋友支援我们，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可以说，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表哥就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亲情。

如今，表哥已过知命之年，依然奔波在全国各地工程施工现场，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着一份贡献。有一天，我在整理书柜时，发现一张表哥身着军装的照片，照片后面写着：“一顶军帽，顶的是责任，一身戎装，穿的是庄严，一双军鞋，走的是神圣，一个军人，看的是军魂，担的是使命”，我想这也许是对这位兵哥哥最好的诠释吧。

解放纪念章，这一块是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你要一下赶紧放回去，要是弄丢了就挨打。纪念章是我们那时最好的玩具，我经常偷出来玩，向小朋友们炫耀。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家里只剩下两枚了，淮海战役纪念章不知啥时候被我们玩丢了。

那时父亲有一件黄土色的羊皮大袄，铜扣子足有小鸡蛋大，还是双排的，这羊皮大袄的里子是长长的绵羊毛，用手摸着特别暖和，全大队只有我家有。冬天睡觉，母亲就把羊皮大袄给我们盖在床上，到学校或是生产队看露天电影的时候，父亲就穿上羊皮大袄，待我们睡着的时候，父亲就用羊皮大袄把我们抱在怀里，让我们睡得香甜。

父亲一直保持着打绑腿的习惯，最早用的是从部队带回来的泥土黄那种绑腿，后来破烂得用不成了，母亲用旧衣裤给他接了两个绑腿布，我总觉得怪怪的，就问他：爹，你为啥要绑腿？爹说：绑习惯了，绑着腿有力。

在我小时候，每到青黄不接，生产队就会把还没长大的洋芋挖出来按人口分给各户来接上口粮；这时候，每家都眼睁睁地盼望着能分到稍显大一点的洋芋。而那时，爷爷奶奶已经过世，大姑小姑也已出嫁，我家五口人，父亲负责称分洋芋，每次父亲都是让别人家先分，我家后分，要是有一个五口人家的觉得自己的洋芋小了，父亲总会说一句，要不你跟我的调一下，而那户看看我家分的洋芋，总会摇摇头：算了，还不如我这个呢！我曾问父亲，为啥我家要后分，父亲说：我是保管，就要后分，只要分的大家没意见就行了。

父亲是党员，每逢大队党支部开会，不管别人带不带干粮，每次父亲总是从家里带上粮食

和蔬菜去搭伙，从不白吃公家的。公社的领导也曾动员父亲到大队当负责人，父亲说，我只念了两年书，文化程度低，我怕当不好，就在队上吧。

夏天太热，父亲偶尔会光着上身乘凉，端起那个印有“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红字的搪瓷缸子喝水，我们小孩看到父亲腰间有一个指头蛋大的窝，就老爱用小手去摸，父亲总是让我们玩一会然后把我们的手拿开。

为了供我们上学，父亲和母亲白天夜晚都辛勤劳作，父亲很少说话，累了就默默抽袋旱烟。我很少看到父亲快乐的样子，只有1982年包产到户时，父亲好像比较开心，他说这一下子，大家应该都能吃饱饭了。1986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安师，成为全乡第一个中专生时，我看

张显斌

到父亲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也就是在那一次，父亲陪着到我家恭喜的村干部喝了不少酒，送走村干部，父亲已是醉意朦胧……

趁着父亲高兴，我问他当兵的事情，父亲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总共当了14年兵，在国民党部队里是6年，共产党部队里8年。前5年主要是抗日打鬼子，第六年搞内战，大家都不想想打，民国35年秋天，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父亲加入了共产党部队，随后参加了解放石家庄战斗和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1949年春天，父亲光荣入党了，担任班长。

最值得父亲自豪的是1949年10月1日，父亲和他的战友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步兵方阵从天安门前威武雄壮地走过，接受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问他，方阵离天安门有多远。父亲说：比这到对门堰坎那还远点。

建国后，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天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50年8月，父亲随部队跨过鸭

## 民兵连集训 (组诗)

■ 汪海玉

民兵

接过父辈的红旗  
扛在阳光明媚的村庄  
默读那些站起来的城镇  
接到集合的号令  
报告，我是农民  
报告，我是工人  
报告，我是干部  
报告……  
点验的姓名  
划破黑夜的流星  
时刻准备着、准备着  
冲在城市乡村、一线前沿  
把战歌唱得悦耳动听  
头头军徽是兵  
脱下迷彩是民兵  
兵民是胜利之本  
接过先烈握过的钢枪  
拉动机警的枪栓

连队退伍老兵

民兵连有个退伍老兵

他讲过边关的月亮  
还是秦朝升起来的  
驼铃声声  
洒在了祁连山脉的雪地  
他的一行脚印  
刚刚被风雪掩埋  
还是这次民兵预备役集合哨音  
拉响了军歌，一遍又一遍的唱  
连队发迷彩作训服时  
连队退伍老兵，抚摸那抹迷彩绿  
没有轻薄的表白。刻在脑子里的  
立正，稍息，敬礼

我也是个兵

连队的一名新同志  
他没有当过兵  
编入民兵连队  
他的脊背挺得板正  
那天夜里打电话  
他激动地告诉母亲  
我是老百姓  
也是个兵

绿江，那仗打得特别激烈。父亲说，去时我们一个排36个人，回国时就只剩下9个人了，去的时候我是班长，回来时是代理排长，部队给我们记了集体二等功。我负了幾次伤，小腿也被子弹打穿了，幸好没伤到骨头，腰也被子弹打了，还好我命大，这子弹打进我腰里两公分，卫生员就用手术刀把它从腰上取下来，好了后，就留下了一个窝。我问父亲，死的那些人呢？父亲说，就埋在朝鲜了。我问父亲，您的事您咋不说？回来后您怎么没工作呢？父亲说：有啥可说的，复员是毛主席党中央下的命令，那么多的人都牺牲了，我能活着回来，这是多大的福气！再说，国家那时正困难，哪需要那么多的干部，我又没啥文化，都当干部，哪个来种粮食？

后来，我再问他当兵的一些事，想做一些记录和整理，父亲就不说了，只说，我是一个党员，过去的事你就不要多问了，现在，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也就是这时候，国家的优抚政策下来了，民政上每月给父亲发优抚金，到“七一”前夕或是春节，慰问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时，平梁区委和酒店乡党委就会慰问父亲。

为了送我上安师，父亲和母亲商量，毅然卖掉了家里最值钱的那头大牛。1989年我中师毕业后回家教书，家里的条件逐渐好了一点，但父亲的身体条件却每况愈下，吃饭都老冒汗。那是1996年秋，有一天下雨，父亲从屋后上山干活，不小心摔倒在沟坎下，摔断了腿，也伤了内脏。我那时在西安脱产进修，急忙赶回来给父亲救治，但没过多久，70岁的父亲终因伤势过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记得离开时父亲别的什么都没说，只对我说：“家里就你一个人吃公家饭，一定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家乡和组织啊！”

那时年轻的我，对父亲的离去，除了悲伤之外，好像并没觉得有什么。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走上了工作管理岗位，学习了我们党的历史，知道了无数革命先辈们的光辉事迹后，才真正懂了父爱，懂了父亲一生的艰辛不易，以及对寄予的无限希望和深切嘱托，懂了父亲的沉默、知止和感恩，懂了父亲和父辈们的平凡与伟大……

## 大雨落

■ 柯荣

夜深沉，雨从半开的窗里飘进来，落在头发和脸上，若不是水微凉，丝毫感觉不到它已经轻手轻脚地进了屋，我躺着的凉席上汗糊糊的，背上一片热气。我翻身侧卧，能够感受到窗外淡淡的凉意，雨水垂落地面以及击打树叶的声音穿过耳畔，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里蚕啃桑叶的情景，这时候模糊的意识里又仿佛看到床下半截子即将燃尽的蚊香吧嗒掉到了地上，一圈圈的白将我包围，我又沉沉睡去。

早上起床，耳畔依旧是蚕啃桑叶的声音，操场上一一些平时看似平坦的位置，已积了许多流不动的水，树下的落叶一层层都沉浮在水中。这一场雨从昨晚一直到早上只增不减，像突然闯进了神秘事物，收拢着我们的视线。值班员在楼道吹了两声哨子，喊道，每个班两名公差，然后就听到一阵奔跑的声音。过了20分钟左右，出公差的人回来带着给各班派发的雨衣、救生衣、镐、铁丝、锹等抗洪工具。那一大雨落，班长开了一天的会。

夜色起，班长才回来，然后将会议精神传达给我们，大致意思就是领导说这一场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晚上睡觉不要大意，随时做好出动的准备……雨声再次将我残留的意识，拉入无尽的深渊，眼睛一闭，就好像听到值班员的哨音，然后就看到刚刚熄灭的灯不知被谁按亮，让眼皮难受的接受着刺目的光，又好像看到班里的战友着急慌慌的穿衣服，穿雨衣救生衣，拿镐拿锹拿铁丝，耳畔乱哄哄的……不对，这不是梦，这是真紧急集合了，我猛然睁开眼，拉起床边凳子上的迷彩服就往身上套，这时候我看到班长已经狂了，然后是一个两个三个，我也赶紧摸装齐全跑下楼去。楼前停着十几辆军用车，大灯灼灼，将夜幕中厚厚的雨帘刺了一个对穿。后来，我才知道，那夜三点，从紧急集合到指挥员下令登车出发，用时不到五分钟，可我一直感觉用了我整整十年的军旅生涯。

车出营门时，我看到平日干枯的沟渠，此时竟然满满当当挤满了奔涌的流水，狭窄的沟渠居然也被冲刷出河道的模样，车越往前，雨水越大，河水流动的声音越加跋扈，隐隐有金戈之音，又似乎隐隐含带雷鸣，我将手伸向车外，雨水一寸寸打湿，手臂又痒又疼。

这一夜，大雨如注，河水猛涨，许多靠河堤的房子被冲刷得所剩无几。我们在一处决堤的河段下车，然后就像电视里所有抗洪的画面一样。大雨落，一片狼藉，身上的雨衣挡住了雨水，但汗湿的衣服贴着皮肤更让人难受。这一天的时间格外漫长，雨水将万物拥挤在了一起，让万物都变得黏糊糊、汗津津、湿巴巴。

我忘了天地本该有的颜色，还是觉得天地本该就是被雨水覆压的，灰蒙蒙、混沌、模糊的整体？一些地方的雨渐渐地停了，一些地方地雨依旧在下，然而一些经历还没有结束。